

青海省作家协会 编

建国 50 周年

青海 文学 作品 精选

小说卷

上



青海人民出版社

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

(1949—1999)

小说卷

(上)

青海省作家协会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青海省作家协会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

ISBN 7-225-01670-9

I. 建… II. 青…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青海—当代

IV. I 21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0131 号

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

(1949—1999)

小说卷 (上)

出版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八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7.6 万

插页: 2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书号: ISBN 7-225-01670-9/I·381

定价: 78.00 元 (共 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与工厂联系)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国寅

副主任委员：角巴东主 程 枫 董生龙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丁 井 石 白 渔

冯国寅 陈士濂 角巴东主

宋执群 梅 卓 程 枫

董生龙 察森敖拉

小说卷

主 编：程 枫

编 辑：察森敖拉 井 石 宋执群
陈士濂

散文卷

主 编：董生龙

编 辑：马 丁 葛建中 赵秋玲

诗歌卷

主 编：董生龙

编 辑：马 丁 葛建中 赵秋玲

藏文卷

主 编：角巴东主

走向新世纪的青海文学

(代序)

冯国寅

故纸陈篇，辑选成书，题为《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这是青海作家献给共和国 50 华诞的一束礼花，亦是推进新世纪高原文学创作的宝贵镜鉴。

高尔基说得好：“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作家从这扇窗眺望或审视着窗外的风云变幻和芸芸众生，读者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看见生活的演变和许多熟悉的陌生人，也可洞见作家的情思、心胸和命运，从中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发现自己的影子，从而完成精神漫游式的主观畅想，寄托某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

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青海文学创作，我们所面对的无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这种丰富性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历经 50 年的起伏跌宕，特别是近 20 余年的奋力开拓，终于形成了一支多民族的创作队伍和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建国以来，青海文学创作艰苦跋涉的实践表明：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段，来自文学外部的力量会急剧扩大或缩小文学创作的言说空间，但是，文学和文艺系统内部的重要因素对于文学潮流的演进则显然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社会新时期以来急剧变化的现代性转换、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民主化程度的逐步提高，都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当然，这种“促进”作用则主要是

通过社会变革对作家的影响——放开眼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等而逐步实现的。就青海的作家群而言，主要表现为：

其一，更新文学观念。保守而陈旧的文学观念主要表现为文学功能的单一、风格的单一和表现手法的单一。在功能方面，我们长期强调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而忽视其观赏性、娱乐性和审美价值，甚至不惜图解政策和生活，对读者和观众耳提面命；在风格上，现实主义又一统文坛，抑或把现实主义等同于写实主义，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响乐往往被提纯为单管独奏；在表现手法上，直奔主题的性格冲突，过分凝聚的线型结构，壁垒分明的斗争格局，类型化的人物塑造等等，成为几乎不可更移的模式和法则。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必须随着社会的大变革而创新。当然，创新的出发点是消除我省文学创作中的那些不适应时代变化的旧观念、老模式，而不是贬损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二，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个科学的命题。“深入”是个很高的标准，它既是过程，也是归宿。深入的关键在于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它的标志在于对时代和生活有深入的把握，在艺术上有深刻的表现。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抓不住生活的底蕴，不能叫做深入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恰似鱼水的关系。鱼离了水，则只好“索我于枯鱼之肆”。对鱼来说，水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对作家来说，生活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一天。然而，作家又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者，有他的生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必然提炼生活积累，改造生活素材，使之服从艺术表现规律。这就是说，认识生活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如何表现它；而在表现生活时，也相应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因此，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进行典型化的前提，而典型化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

其三，在创作过程中应当体现自己的美学追求，不能仅仅满足于再现生活，而必须创造一个奇特的艺术世界。托尔斯泰说得

好：“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他的作品必然缺乏个性，就难以产生有审美生命力的佳作。从生活美到艺术美，包括了作家之所以称为创造性劳动的全部历程，也标示了他们作为作家的社会存在的全部价值。艺术劳动的第一含义就是发掘，发掘出生活中那些可称为“璞”的东西。璞还不是玉，但玉在其中；艺术劳动的第二含义就是要使它成为玉，成为闪光润泽的东西。正如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如果我们的作家缺乏独特的发现和追求，只能在众人皆称为玉的东西上使用刻刀，尽管历尽栉凿之劳，那也是不足道的。

我省的文学创作要迈向更高的层次，一方面需要解决客观环境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关键仍在于提高作家群的整体素质，建立与新时代相应的新的群体意识。是的，建立新的群体意识，也许就是繁荣我省文学艺术创作的首要任务。这是由于整个世界的潮流和振兴中华的需要，以及改变我省原有文艺状况所决定的。实际上，当党中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中国的文学艺术便开始了它的新的一页，它的标志是：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与多样化的世界紧密联系的胸怀和眼光，善于选择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这首先是一种观念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对于我省来说，尤为必要和重要。正因为我省过去时代文艺创作的定势、模式过于凝固，因此才束缚住了我们文艺创作的手脚。时代需要我们进行自我超越，建立起开放的、勇于探索和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向旧有的自我回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繁荣我省文学创作的讨论中，有人把我省创作搞不上去的原因归之于：新时期政治昌明，作家的生活渐渐安逸；把新时期文学中焦灼不安的上下求索精神、新时期文学中“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艺术追求称之为“以花样翻新显示时髦和开明。”在

这种前提下提出的“贴近人民”、“与人民共命运”必然要局限于浅层次的理解，容易产生对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多样化及时代的深刻思索所取得的成就估计不足。如此强大而系统的旧有思维仍然残留在文坛上，单纯地讲“贴近生活”，更使一些人很少注意现实所源于的丰富历史，以致一旦“汹涌的新浪潮”兴起，不是手足无措便是只捕捉到一些泡沫，无法把握住这浪潮兴起与整个大海的关系。

我们更需要的是对文学群体意识的更新呵护，而不是对我省正在形成中的新群体意识指责。不然，我省的文学创作就很难从旧茧之中破壳而出。

这种自觉意识的核心内容，也许可称之为历史意识的强化。这种强化具体表现为：对过去不久的生活内容有历史意蕴的开掘；深入到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历史负荷中去，探求各族人民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迸发出的富有开拓意义的精神，怎样形成本民族生生不已，绵延久远的生命力；也反省民族精神中因循守旧、落后闭塞的部分，怎样阻碍着人们向新世纪起步腾飞。实际上，历史意识的强化趋向已经在我省一批中青年作家中形成并逐渐深化。正是由于这种趋向在近几年省作协举办的文学院中汇聚成了明确的群体意识，我省才涌现出了今天的一批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走进了全国许多重要的出版社和刊物，已经发表或正待发表；我省诗人们，正在用已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多彩的“青海风”酝酿着将明确提出创作主张的诗会；我们的中青年评论家，也在对高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情结的思索中调整着视野。

同时，历史意识的强化会使人们看到，真实的生活决不可能是单色彩、单层次和单音调的，那些被指责着的“空灵”、“永恒”、“淡雅”、“悠远”，其实正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用于、反映于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产物，它们能在今天的创作中

兴起，说明我们的作家开始真正全面深入地体验、研究人民的生活，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人民审美情趣的丰富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审美趣味的发展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同时，不论在这里或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是生产力的准确标志。”况且，在多向思维引导下的艺术努力，使得这类作品除个别把握不准的外，都能在空灵处蕴含着厚重，永恒处升华着现实，淡雅中渗透着执著与忠诚。对生活的全面把握，必然会促使文艺形式多样化的探寻。生活流、诗化象征等等看似艺术手法的东西，一旦使作家们认识到，它们兴起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中，实际体现着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的审美情趣的新观念时，相信我省的作家们是会积极地凭借它们去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作品的。

建立起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群体意识，我们的作家才能在变化发展了的生活中深入下去，而不只是在“汹涌的新浪潮”面前做幼稚的欢呼；建立了这种群体意识的作家们会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愈加文思如泉涌。如果没有这种文思源于生活，很难形成对生活深刻的认识。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如果能尽一切力量保证这种群体意识的形成与扩展，对繁荣我省的文艺创作将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在迈向 21 世纪的时候，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文坛艺苑荧屏银幕日益繁荣，文艺创作的道路更加宽广。我们要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加强理论学习，坚持深入生活，刻苦钻研业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迎接新世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目 录

走向新世纪的青海文学（代序）	冯国寅（1）
桑巴久周	程秀山（1）
阿兰山探宝记	程起骏（24）
女兽医	杨友德（37）
前哨尖兵	王志忠（55）
杏花雪飘	王 浩（70）
二送藏袍	徐 联（78）
春雪	余易木（84）
乌猫	陈士谦（107）
枪手	王文泸（119）
大墙两边人家	王贵如（140）
罗索夫斯基的留恋	程 枫（153）
花儿的殒落	王立道（170）
煤油灯下的报告	高 澍（185）
山民之子	（蒙古族）察森敖拉（202）

齐毛太.....	(藏族) 多杰才旦 (223)
“让月”记.....	王青槐 (247)
难忘的早餐	金光中 (254)
情深似海	言 公 (269)
依希卓玛	郭玉道 (290)
朋嘎尔牧歌	王云甫 (302)
爱的复活	刘文琦 (312)
怀里长大的羊羔	秋 元 (331)
歌声在呼唤	李 振 (340)
撒拉爸.....	(撒拉族) 马学义 (348)

作者简介 程秀山，
1910年（约）生于浙江。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过学员。曾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电影文学剧本《草原风暴》（合著），歌曲《解放区的天》等。

桑巴久周

程秀山

—

初夏的早晨，尕群沟南边的草原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白雾。乘着和风，白雾轻轻地飘浮着最后凝结成晶莹的露珠儿，滴落在葱绿密茂的草尖上，草原散发着潮湿的清香。尕群沟里，淌出一股宽宽的河水来，急湍而清澈地流向南边草原的尽头。这河水被晨曦映照着，恰似无边的绿色绒毯上，嵌着一条银色的带子。

白雾升起，远远地出现了成批成批的羊群，像白色的云朵，向尕群沟滚动过来。草原上，霎时欢腾起来。牛羊群一面走着，一

面发出咩咩的低音，伴和着牧羊姑娘们银铃似的歌声，草原上显得更加美丽了。

夏不让区政府的帐房，跟随牧民们的牛马，一道往杂群沟口搬来。区委刘书记和区保畜主任项谦骑着快马，穿过牧民们的羊群，向沿途的牧民们问候着：

“秀木甲阿爷，你好啊。没进夏窝子，你的羊倒长开膘哩。”

“那是冬草喂得好啊，刘书记。”秀木甲阿爷把马头向刘书记跟前勒一勒，笑着说：“项谦这个保畜主任，不是我当面夸他，是个好干部哪。去年整整一冬天，他到我们帐房圈子里来过五次，连懒虫们都储了冬草啦，羊子怎么会落膘呢？”

附近的牧民们，也都说笑着凑近刘书记这方面来，大家随便交谈着。

“项谦哪，今年的夏窝子安顿好了吧？”“年年夏窝子放在杂群沟，听说今年杂群沟的草，长得挺好呢。”

“刘书记，杂群沟里合日的帐房，啥时候往北搬哪？”

“今年的夏窝子，可不同往年呀。”刘书记琅琅地笑着，接着说：

“大家酝酿着要办畜牧生产合作社，你们不是说，要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夏窝子吗？”

“说实在的，项谦，你这个保畜主任，嚷嚷几天，说要挑一条渠，把杂群沟的水引到金滩上去，怎么又把这事搁下来啦？”

“正要跟大家商量哩，”项谦也爽朗地笑着，向刘书记看了一眼后，插进牧民们的马群中去，说道：“区政府开过一次干部会，干部们意见还不一致，眼前决定不下，这件事就搁下来啦。等各部落帐房搬到杂群沟口，干部们还要开会商量哩。秀木甲阿爷，你说说，夏窝子往杂群沟搬好呢，还是往金滩搬好呢？”

“各有各的好处，”秀木甲阿爷说。“杂群沟是我们的老夏窝子，沟深地凉，水草方便，可那是人家合日区的地方，地方不大，两

家挤在一搭，常常羊头碰着羊尾巴，吵吵嚷嚷的。那块金滩，地方大，草长得老高，可没有一丝丝水，几十年来成了旱滩，谁家牛羊也不愿去，全给喂了黄羊。反正夏窝子的事情，要区长席加跟刘书记你们决定哩。”

“秀木甲阿爷说得对着哩！”牧民们纷纷随和着说。

“噢，常说当家作主，大家也拿个主意呀。夏窝子的事情，不能光靠我们干部呀。”

“不管怎么说，反正要靠干部拿主意哩！”秀木甲阿爷代表大家，笑着说道：“干部们站在桑巴久周——团结上说话，比众人瞎议论强得多呀。群众一嚷嚷，少不得又跟人家合日闹开是非啦。”

“闹是非？”一个青年牧民插上说：“我们可不愿意再闹纠纷。我们圈子里早商量过，今年最好把金滩开出来，省得年年跟合日争草山啦。”

“金滩上没水，你能去？”

“保畜主任说，可以开渠引水的。”

项谦点点头，表示自己真的这么说过，然后又向大家解释一遍。他说：“把尕群沟的水，引到金滩去，一来为了跟合日桑巴久周，二来也为夏不让的将来着想。各家各户，牛羊一年年多起来，两个区老盯着尕群沟不放，哪还成呢？把金滩开出来，办畜牧合作社就有了好牧场哩。可是，有的干部不同意，大家再酝酿，政府也还要讨论的。”

驮着帐房、罗锅、箱子、什物等的牛驮和越来越多的羊群，从四面八方，向尕群沟缓缓地拥去。

“秀木甲阿爷，我们要先走啦。”刘书记脱下那顶灰帽子，向大家摇晃着说：夏窝子的问题，等帐房住下来再决定；进沟也好，开金滩也好，反正不能叫牛羊晒着。

“我们等着政府的消息哪！”众人回答着。

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夏不让区的牧民们，计划轮牧的

第三个夏天。牧民们，每当这个季节，把全部牛羊，撤离开平平的南滩，进到尕群沟深山的夏窝子去，一来牛羊避避暑气，二来让南滩的牧草休养生息，滋生起丰盛的牧草，迎接主人们回来，成为夏不让区的冬窝子。

夏不让区的众多部落陆续来到尕群沟口，并不立刻进沟。按照区长席加的安排，要等一个吉祥的日子，大家在鄂卜山前祭过鄂卜，诵过经，作一番祈祷之后，方才正式进沟。

成千上万的帐房像芝麻一样，星星点点地散在沟口滩上。清水河畔，出现了那么多背水姑娘，到处传来琅琅的说笑声。

二

区长席加，在家里照料着自己的帐房。区民政科长羊不甲，替区长筹划着祭鄂卜的事，到处奔忙着。如今，区政府只住着刘书记和项谦。

夏不让的牧民们，接近邻县合日区的地界了。虽说都是藏族，可是，尕群沟历来是条不宁静的沟；沟的南段和北段，都曾流过夏不让和合日的善良牧民的血。区委刘书记和区政府常驻的本民族干部项谦，不能再照顾部落的后方；按照县上的指示，领先赶到牧民们前面来。把区政府的白帐房搭起来，第二天一早，他们就骑马进沟，跟合日区政府联络去了。

刘书记和项谦的马，在尕群沟里小步走着。项谦穿着一身蓝色制服，由于天热，他把外罩褐衫褪下来，缠在腰里，像臃肿的紫红腰带。从那瘦削黑红的脸上，看不出他是二十三岁的藏族青年。

“刘书记，你看这沟里的草，多茂盛呀！”

刘书记把马压住一点，说道：“是呀！今年竟长得这样丰盛，草尖像密密麻麻的麦芒，又高又厚，马蹄踏进去都沾不着泥土哩。”

“牛羊吃了这些肥草，”项谦继续说道；“要长多么厚的膘，会

生育多么壮实的羊羔呀。”

“项谦，你爱这尕群沟吗？”

“我爱。闻到这股嫩草香气，真叫人舍不得走路哩。”

“区长不赞成开金滩，怕也是爱上这尕群沟了哪。”

“金滩的草，不比尕群沟的差多少。能引过一股水去，比这条沟强的多哩。”

马一面走着，时而低下头去，贪婪地吃一口嫩草。项谦生怕合日牧民们不高兴，把缰绳紧勒一点，马嘴里滴下一串口水来。

他们骑着马穿过合日帐房的时候，站在帐房门外的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回答他们善意的问候。刘书记的脚暗暗踢着马肚，催促着快一点走过合日的帐房，好早些到达合日区政府。

刘书记和项谦在合日区政府里，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天，除了那个区委书记以外，再没有见到别的能拿主意的领导人。合日老千户——六十五岁的公布太——推说自己是自治州副州长，不管合日区的事了；区政府干部去找他，他不接见。现任合日区区长，假说出门念经去了；可是有人上午还见过他呢。从几个拿主意的头目人不接见的态度上，项谦和刘书记，意识到今年尕群沟的夏窝子，将会引起一些麻烦哩。在无可奈何中，合日区委书记答应“协商后再回话。”刘书记和项谦等不得了，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离开了合日区政府。

“项谦，回去给区长怎么说呢？”

“就说合日区正在商量，过几天我再来一次。”项谦懂得，刘书记总喜欢用些复杂的问题来锻炼他。“拐过前面的弯子，我们爬上山，翻过梁梁，到金滩上再去看看吧？”

“你想把夏窝子安到金滩上去吗？”刘书记说道：“区长的思想通不过也不行啊。依我看，还是请龙巴县长亲自到他们县上去交涉交涉。你要知道，牧民等不得啊。开金滩，要往后另行计划哩。”

“我怕跟去年一样，合日帐房不走，他们堵着沟口，叫我们进不得退不得。区长席加，动起肝火来，会出事儿呢。”

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阵，决定分头进行：刘书记直接出沟去，立刻向县上汇报，反映合日区的态度，请龙巴县长早一点到邻县协商去；同时，跟区长研究召开区政府委员会，防止发生什么不幸的纠纷。而项谦，地形熟悉，由他单马再到金滩去走一趟，好筹划万一需要开金滩的时候提出理由和办法。

三

开区政府委员会的前一天，恰好是出门吉祥的日子。这天清晨，喝完最后一碗奶子，区长席加骑上马迅速地奔驰在空旷的草原上。他那过度肥胖的身子，把马脊梁压得弯陷下去，没跑多久，马鼻子便呼呼地喷出鼻沫来。

按当年百户出门的惯例，席加马前马后，簇拥着四五匹无名的随骑。民政科长羊不甲也像当年跟惯百户的模样，跟紧在区长的马后面，撒开了缰绳奔驰着。

“区长，今年祭鄂卜没有往年顺当，”羊不甲把马赶上几步，凑向区长说道：“今年鄂卜山上，才飞来一只鹰；好在多念了经，也一样啦。”

区长席加臃肿的眼皮，被脸上的厚肉挤成一条缝，眼睛半睁半闭着，没有理睬羊不甲的话，却把马缓下来，改成小走的步子。

“去年祭鄂卜来了三只鹰，夏窝子也没顺当多少。”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那是人家合日跟区长作对，在区长锅台上画了人儿呗，”羊不甲反驳说：“锅台上画了人儿不算，旁边还画了一头牛。要在旧社会，早出了兵啦，还不是为了讲桑巴久周——讲团结，区长才忍了这口气！”

“少说几句吧，羊不甲！”区长不耐烦地连喝带训地回过头来